



【絮语】

老师的心

□ 公管学硕2101 蔡婧瑜



长大后，我才懂得，当年做不完的作业，练不完的舞都是老师用不完的心。——题记

每逢春节来临之际，我都会去许老师家拜年。看到那棵苍老的苦楝树上叶子已落得差不多了，一地缤纷，只有那支离破碎的叶片还挂在枝头苦苦依恋。我与她已是好久未见，风徐徐吹来，我内心深处突然愈发想念，迫切地想要见到她。

加紧了脚步，快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突然看到老套的她在门口等我，看到我

了，眼神熠熠。我搀扶她进屋，和她促膝长谈，小时候的回忆纷涌而至，往事历历在目。

许老师是我的小学班主任，是她注意到我内向不爱说话，利用课余时间，多跟我聊天，尝试打开我的心扉，鼓励我多跟人接触，多参加班级活动。在她的坚持帮助下，我变得自信起来，开朗起来。并且，我和她成了亲密无间的“忘年交”。

现在谈及，我能感受到许老师眉眼间满满的笑意，我知道，我没让她失望。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中，许老师对我们无微不至，呵护却不溺爱，不仅仅在于学习，让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跳舞。无论刮风下雨，无论教学繁忙，她都要督促我们每天练习基本功，压腿、劈叉、旋转每十个一组不能少。我们天天喊苦喊累，但她坚持让我练舞从不间断。

有一次市里要文艺汇演，这件事落在她身上，她为我们编排了一个《鼓舞》的作品，因为队里有几个舞蹈功底不好的同学，她对每个人都要求很严。一个小小的表情，一个细微的动作，她都要重复几十遍，更别说那些高难度的旋转，空中劈叉，我累得趴在地上偷懒，却又被她拖起来重复一遍又一遍。

叫苦不迭的训练一次又一次结束了，我们也迎来了演出的日子，我们精心排练的作品谢幕时，掌声淹没了我的耳朵。我有些喜出望外，下意识地看许老师，我分明看见她激动地站在观众席上，奋力鼓掌，喜极而泣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她在发光！她好美！

“后来我渐渐喜欢上了舞蹈，把舞蹈变成了一种兴趣，而不是一项任务。”我讲道。夜风中夹杂着一股泥土的气

息，混着青草味儿，轻轻地拂着她的满头银发，分外美丽。她静静地看着我，我才与她讲道：“其实，长大后，我就懂得了你，才知道那座讲台举起的是别人，奉献的是自己……”我分明感受到，她挽着我的手臂紧了紧，向我报以欣慰一笑。

我起身回家，许老师步履蹒跚，坚持要送我。月色朦胧，满天星星闪烁。我抱了抱她，说：“现在懂得，当年做不完的作业，练不完的舞都是老师用不完的心。谢谢您！”我们相视一笑。阵阵苦涩的树香味儿钻进鼻孔，深吸几口，我的心境也开朗起来，岁月静好，心有彼此。

…… 昨夜，我又梦到了许老师在那棵绿叶成荫，紫花如烟的老楝树下向我微笑，向我张开双手……

【絮语】

夏天，是由甜滋滋的冰棍、冒凉气的梅子汤、被树荫剪碎的阳光以及酣畅淋漓的晚风构成的。盛夏白瓷梅子汤，碎冰碰撞啾啾响，也许造物主在创造人间的时候也偏爱夏季，不然为什么那么多美好的回忆都发生在夏天呢？夏日是一张怀旧的CD，年年岁岁怀念珍藏的一直是那童年里最纯粹、最无忧无虑的一段。

南方的夏天，没有烫人的大雨，反倒是带着些朦胧水汽。阳光从巨大樟树叶缝里钻进来，肆无忌惮地和绿荫争抢位置。我和外婆住在不大的平房里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暑假。摇椅吱吱呀呀地晃着，不知道经历多少岁月的竹床被我踩得发出怪叫，外婆佯装生气，掐着手赶我下去，脸上却带着止不住的笑意。

我躲开她伸过来的手，掀开门帘光脚跑到院子里，灼热的地面让我龇牙咧嘴吸凉气，滚烫的阳光就这样洒在我的身上，我慌忙跑回屋里，跳脚抱住外婆，炎热的夏日，外婆的笑声爽朗清脆。这才是纯粹的夏天：不需要大功率空调，外婆家的门帘可以将一切热意拒之门外；不需要特意防晒，平房的屋檐倾泻下一片片恰到好处的荫凉。

到了夜里就和外婆躺在竹床上看电视，我生硬地学着老电视里传来的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台词，惹得外婆一阵发笑，她用竹扇敲我的头：“不是这样说哩。”竹床凉丝丝的，一翻身就吱呀作响，我睡不着，缠着外婆给我做手影，她无奈地摇摇头，映着发亮紫色光的驱蚊灯，在水泥墙上给我比着小狗、恐龙、小兔的形状，这些小动物



代红玲 摄

忆夏

□ 经济2202 吴一卉

出现在我每一个童年美梦中，陪伴我安心长大。

最幸福的瞬间是停电后邻居们都把竹床搬到平房外的空地上，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唠家常，竹扇搅动着夏夜的晚风，静谧的夜除了蝉鸣就是南方乡音的回荡，萤火虫星星点点勾画出摇曳的樟树叶，时间好像被无限放慢，一切事物都不慌不忙，我不急着长大，可以永远做外婆臂弯里长不大的小女孩。那个时候的我，只希望永远不要来电，我可以永远活在那个简单快乐的夏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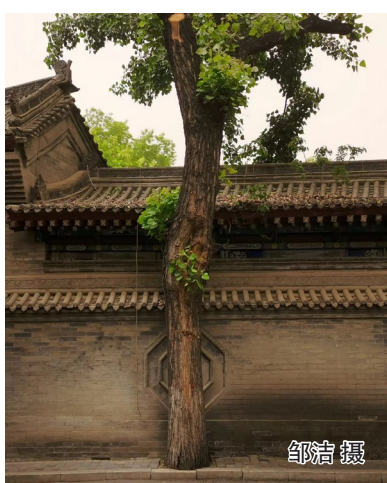
暑假是时间的奢侈品，属于看云做梦的少年。童年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我的脑海中慢慢模糊，邻居们接二连三搬走了，外婆也搬进了大房子里，老家的平房也在慢慢拆迁，给我的记忆打上了一种烙印。现在的我好像太着急长大了，太久没有静下心来看着云朵的形状，太久没有关掉遮阳伞张开双臂拥抱一下阳光，太久没有尝尝外婆做的绿豆汤了。原来一些珍贵的东西渐渐消失往往不是一瞬间的事，于是我常常在往后的每个夏天里怅然若失。

我来北方上大学已经快一年了，常常想起独属南方小孩的、带着朦胧水汽的童年夏天。如果有机会，我想乘上故乡飘来的一朵云，在梦里回去重新读取童年那一段闪闪发亮的记忆。

【成长】

有那么些树

□ 法学2204 谭秋丽



邹琦 摄

水浸得发黑的屋檐。春季我站在树下，看萌芽萌发长出叶片；仲夏我搬出三把凉椅，坐在树下一边乘凉一边听着外公外婆讲各种各样的神话故事，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梁祝化蝶，数着枝头绿色的果，迫切期待着它们快快成熟；秋意渐浓，我拿着竹筐将红灯笼似的果——装进筐子，等着外婆烹制美味佳肴；严冬来临，我裹着厚厚的棉袄，拿着冰糖葫芦，看柿树枝头的鸟儿争相啄食外公特意给它们留下过冬的果。

8岁的我从山岭寻到了一棵绿意盎然的花椒树，将它小心翼翼地栽在屋后的庭院。它日渐生长，从几厘米的小苗到2米多的树木。一年又一年，越长越大，粗壮的枝干上结出了数不清的花椒，当花椒颜色从青绿变成深红便是收获的季节。摘下一颗颗饱满的花椒，炒上一盘干煸豆角，足足能下两碗米饭。春去秋来，它在屋后的庭院默默地看着我们嬉笑玩闹，看着我们的房子从一层瓦房到两层半的楼房，由于修房的缘故它与我的距离逐渐拉近。一年又一年，枝干不断向上延

伸，透过月光，婆婆的树影洒在了我的房间，伴我酣然入睡。

14岁左右的我坐在教室里，听着窗外此起彼伏的蝉鸣聒噪，那个夏天过得很快。教室外是一片茶树地，在茶树地错落栽着十几棵金桂，每当秋意渐浓，金桂便依次开放。淡淡的幽香老远就飘了进来，直往我的鼻子钻。我喜欢坐在靠窗边的座位，每到傍晚时分，夕阳余晖透过窗户洒落在书桌上，地面上亦或是我的脸庞上。拿起笔写几道题，累了就看看窗外的桂花肆意绽放。下晚自习的路上，我会和朋友们刻意地走那条水泥铺就的斜坡，斜坡里栽种了几棵桂花树，微风吹过，暗香阵阵，柔弱的桂花翩翩起舞，落在我的肩窝抚慰一天的困倦。朝夕更替，一日又一日匆匆而过。看着窗外的桂花树我渐渐迎来了中考，绿莹莹的树叶让我懂得珍惜眼前的时间，“七月蝉鸣忆盛

夏，九月金桂赴长安。”当然，赴的不是长安而是高中。

16岁的我如愿来到了高中，两年的时光匆匆而逝，已是半只脚踏入高考大门的高三学子。教学楼前栽种有几株不是很高的玉兰，它在等待一个时机，一个能够肆意绽放的时机。终于近了近了，初春时节，玉兰在枝头竞相绽放，纯洁无瑕的白色花瓣引得不少同学为它驻足。晚自习后，我们习惯于站在教室的窗边看楼下那几株玉兰，有时还会无聊地争论一番哪一朵玉兰花最漂亮。有时走到玉兰树下，总有那么一片调皮的花瓣落在头上，让人忍不住拿起细端详。时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，在玉兰盛开的季节，我们拍下了大合照，即将对过往的高三说再见，玉兰花也是那么不舍，倏忽间一片片落下来没于泥土中。

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一路走来遇到各式各样的树。它们或是矮小或是高大，或是被精心呵护生长在公园或是肆意生长在山涧，或是用于观赏或是用于薪柴烧火所用。它们都各自努力地生长，或许它们从来都没有被人在意过，或许有的树甚至连名字我们都叫不上，但它们却毫不在意依旧自由自在地生长。我遇到了那么一些树，那么一些默默见证我不断成长的树，那么一些让我难以忘怀的树。

神禾原副刊

【短篇小说】

野台戏

□ 影视2101 方萍萍



方萍萍 摄

了，今年洋芋收成好，戏一唱下半年怕是苞谷又好得不得了。”刘叔笑着说。

“老刘，就你会想，哪个不晓得你家今年洋芋成了，还把你老女人的地全种了苞谷，就是下半年把你老刘忙死了，你也愿意。”张婶打趣地说。

“谁不愿收成好，这一段时间也忙得差不多了，刚好办庙会歇一歇，你们难道不想热闹一下？”

“就是，办庙会热闹一下，还能赚点小钱，每年桃园村都办庙会，我们跑去凑热闹还给人家送钱，今年马团长的戏班子来，附近的几个村肯定都要来，趁着这几天我们也要赚一笔。”

“你还记得大前年马团长他们在桃园村唱《窦娥冤》的那个风兰不，那唱得不仅是感天地泣鬼神，人长得也是标致得很啊，不知道今年她会不会来我们石水村唱。”

看到他们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拌嘴，柳柳轻声一笑，告别那些长辈，抓了一把瓜子就往回走，村口的灯灭了，蝉鸣蛙声混着蟋蟀声，萤火虫一闪一闪地，人们踩着青苔味的泥土三三两两地回家了。

一大早，就看见一辆贴着“马耀红剧团”的大卡车缓缓驶入村委会，然后一群人乌泱泱地就热闹了起来。

“马团长，你们可算来了，这一路上还算顺利吧？”王支书连忙上前抓着马团长的手说。

“这一路还好，就是有点堵车，让王支书在这等久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马团长能来我们石水村唱戏，我就是再等一小时也没事，你要知道，我们村的人就只好你们团的戏啊。”

“王支书言重了，我先找人把东西卸下来，今天要把台子先搭起来，让演员们试一试家伙，明天好演出。”

“马团长，你们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弄也不迟啊，我老婆子一早就在准备，再等估计都凉了，天又热，一冷一热的怕是要变味。”

“那我就替他们谢谢王支书了。”

“粗茶淡饭的，有啥好谢的，你们先去吃饭，有啥要帮忙的我老李就是，他刚好在这边。”

后院厨房升起的袅袅炊烟，锅碗瓢盆噼里啪啦地碰撞，空气里飘来阵阵菜香味，刺激着马团长一行人的味蕾，不远处马团长他们在水池子里洗手，何婶就把做好的饭菜端上了桌。

马团长进门看到桌上的黄焖鸡、粉蒸肉、枣方肉，带把肘子就明白了，这是当地招待贵客的八大碗，也知道是王支书代表石水村欢迎团员的到来。

上车，手脚麻利地解开塑料布，大大小小几十个箱子加上车厢里搭台子用的家伙什，满满的一车，老李叫来看热闹的人帮忙搭把手，没用多长时间就卸完了，除了搭台子需要的，其他的整整齐齐摆在屋子里，村委会一楼有间房子空着，离后台也近，刚好就是演员们简易的化妆间。

王支书提前安排人把村委会的地方挪出来搭戏台子，马团长他们手脚麻利得不一会儿就把台子搭好了，这时候村委会已经聚集了好多人，听张婶说，这些人都是来看新戏台子开光的，像柳树这种没见过新鲜事的，更是伸长脖子在那看，生怕错过一点什么。舞台上半天没有动静，看到李叔拿着一壶甘蔗酒往后台走，她便穿过人群也走到了后台。

马团长拿铜盆打来了一盆水，几个小伙子在洗手，洗完手他们开始虔诚地烧纸、点香，只看黄裱烧尽，他们开始换衣服，一人喝了一口白酒漱口然后吐掉，有个小伙子吐的时候瞅见了柳柳，脸一热他便撒丫子跑去前面。

两点是一天日头最强的时候，随着一声鼓响，这个仪式也就开始了。台上放着摆着供品的长桌子，除了两边点亮的蜡烛和肉以外，我得看清楚的就是有一个铁碗，里面放着五谷和硬币，上下场口都被缠着各种符纸的毛线封着，前面两根柱子挂着新筛子和新扫帚。这时德高望重的许爷爷被他的儿子和孙子搀扶着上台，许爷爷点燃了三柱高香，祖孙三代人朝祭台磕了三个头，给舞台对面的观众

鞠了三个躬，许爷爷宣布庙会开始。

接着第二声鼓响，只见六七个小家伙加上马团长，他们穿着各路神仙的衣服，身上挂着红，手上拿符纸的、拿桃木剑的，还有拿照妖镜的，在舞台的各个地方挥舞着，跳动着，拿着手里的法器，威武地将封着的台口打开。他们嘴里没有大声地念什么奇怪的咒语，大概过了几分钟便下去了，那个小伙子从嘴里拿出来一个什么东西，太远了也没看清。听旁边的人说这叫打台，是为了驱赶新舞台上的妖魔鬼怪，保佑舞台不出事故的。

第三声鼓响，这些各路神仙便拿着盘子从上场口登场了，跳开之后，燃烧的黄裱从舞台中间散开，只见马团长画着一张面目狰狞的花脸，身披一床红被子，穿着一条红裤子，浑身散发着酒香，手拿一只腿绑着红布条的白色大公鸡，在台中央，公鸡的翅膀扑闪扑闪，马团长三下五除二把鸡血滴在戏台的四根柱子上，酒也洒到舞台的四周。这时舞台上的各路神仙将盘子里的瓜子、花生、水果糖洒向观众，周围的人弯腰捡糖果的，伸手接花生的，只有柳柳多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，台上那个腰佩桃木剑的神仙，朝愣在那的柳柳撒了一把水果糖，看着伸手接住的水果糖，冲他尴尬一笑。

“柳柳，你接了这么多福，给何婶两个，何婶一个福没有接到。”

看了看何婶，一想到早上把她一个人丢在厨房，就塞了两个在她手里。“婶儿，为啥这是福啊？”

“台子上都是神仙，这些都是供

果，让你接住了，就叫天官赐福，吃了这些你就不害怕鬼魂和不干净的东西来找你说话了，你千万记得吃啊。”

“还有这种说法，那我一会儿就吃。”

不可思议地望着手里仅剩的水果糖，攥了攥。这时，马团长一个跟头就来到了台下，众人拍手叫好，只见有两个人抬出事先准备好的梯子，马团长右手拿锤子，左手拿公鸡鸡头、一个铁饭碗和一面镜子，登上木梯，钉在舞台后墙的正中间，破台仪式就结束了。

“柳柳，你接了这么多福，给何婶两个，何婶一个福没有接到。”

看了看何婶，一想到早上把她一个人丢在厨房，就塞了两个在她手里。“婶儿，为啥这是福啊？”

“台子上都是神仙，这些都是供